

草莽英雄_下

高陽著





ISBN 957-39-0112-9



00360



9 789573 901129

© 1990 THE VISTA PUBLISHING CO.

高陽著

早莽英雄

草莽英雄

高陽作品集 B ⑥

作 者	高	陽
發行人	沈	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郵局 7-501 號信箱	
郵 撥	0 7 6 5 2 5 5 - 8	
電 話	(02)22553522	27540696
傳 真	(02)22553588	27540691
香 港	田 園 書 屋	
總經銷	九龍西洋菜街 56 號二樓	
印 刷	紅藍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	
	台北市西園路二段 281 巷 3 號	
定 價	全書二冊新台幣 360 元・港幣 120 元	
初 版	1 9 8 7 年 2 月	
八 版	1 9 9 8 年 2 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112-9

法律顧問：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 尤英夫律師

899-112

當然，阿狗不會肯跟羅龍文一起到嘉興，變成一方面放虎歸山；一方面自投羅網。他跟張懷都認為只要局面能控制得住，便就有了與官軍周旋到底的本錢。如今這筆「本錢」已經到手了；羅龍文的本心也探測明白了，不妨開門見山說個明白。

兩人對看了一眼，取得默契，便由阿狗發言：「羅師爺，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；是趙文華也好，胡總督也好，總之，官軍已經無法教人信任。我現在老實告訴羅師爺，這裏所有的人馬，都看我們兩個人的動向；我們倆的動向，要看羅師爺的態度。」

羅龍文一驚！發覺阿狗的態度，已有絕大的改變，原來是幫着官軍，平定局勢，料理善後；現在變成利用餘衆，對抗官軍。然而，不過片刻之間，何能說服葉麻、陳東等人的部下，甘受驅使？看來亦不過空言恫嚇。不過，諸酋部衆，蛇無頭而不行，正在羣情惶惑之際，倘有人出頭來維持，其言亦容易見聽。所以，卽或此刻是說大話；但到了明天很可能成爲事實。照此看來，阿狗的這番話，仍舊不能不重視。

「第三，」阿狗在羅龍文對面坐了下來，慢條斯理地說，「羅師爺，我想先請問你，官軍到底有用沒有用？」

問到這話，羅龍文立即瞭解了他的意思。因爲官軍無用，才不能不走招撫這條路子；如今阿狗作此一問，顯然是表示，並不懼憚官軍，倘或所求不遂，或者一口氣嚥不下，仍會拚命。官軍雖衆，亦必落個兩敗俱傷；那時言官參上一本，不但胡宗憲祿位難保，就是趙文華的前程，亦未見得能由嚴嵩廼護得住。

他在想，這三點威脅，除了自己的一條命，爲胡宗憲所珍惜，趙文華未必重視以外，另外兩點關係重大，趙文華決不能不顧。

轉念到此，慨然答道：「李老弟，你不必再往下說了！我完全明白。這件事包在我身上；還你們新鮮無恙的一個徐海，一個洪東岡。不過，你們兩位千萬不可輕舉妄動；一切的一切，都按原來的步驟做。如何？」

「那末官軍呢？慢慢逼攏來了！我們不能坐着等死。」

「不會，不會！我要胡總督馬上下令退兵。」

說着，羅龍文已經下筆如飛，將阿狗所提之點，都寫了下來；要求胡宗憲立刻跟趙文華交涉：第一、退兵；第二、釋放徐、洪兩人。

「信寫好了！誰送？」羅龍文看着阿狗說：「我有句話，似乎不便出口。」

「不妨！請說。」

「李老弟，你不要誤會我是在耍調虎離山的花樣；這封信，最好你去見胡總督，當面遞交。」此言一出，阿狗與張懷不約而地將視線落在羅龍文臉上，緊盯着看；是要看他說這句話，到底是不是出於本心。

「當然，這裏也要緊！你們倒去商量、商量看。」說着，羅龍文起身走到一邊；表示特意迴避，好讓他們密談。

阿狗覺得確有與張懷細作計議的必要，便使個眼色，首先往外走；張懷會意，緊跟在他身後

，到了院子裡站定，面對面低聲交談。

「怎麼樣？」阿狗問道：「你一個頂得住，頂不住？」

「你，你的意思是，真的想去跑一趟？」

「是的。非我親自去，不能有確實結果。」阿狗答說，「胡總督或許另有難處，信裡不便說；只有當面問他才能弄清楚。」

張懷點點頭，想了一會答說：「現在情勢變過了，都在等消息。如果騙一騙他們，我想可以騙得過去。」

「怎麼騙法？」

「就說各位頭兒被扣，是一場誤會，大家稍安毋躁，等你去見了胡總督再說。這樣不就穩住了嗎？」

「這是條緩兵之計。好倒是好，只怕有件事騙不過。」阿狗看着天色，「快天亮了！吳四、小尤兩個人的蹤跡，不容易瞞得住；那時候真相就會戳穿。」

「這有兩個辦法。一個是說他們吃裏扒外，所以先關起來再說。再有一個辦法是，索性把他們放出來，說是一場誤會。」

「第二個辦法不妥。就照第一個辦法做吧！」

商量既定，阿狗將張義勝找了來，匆匆說明經過；請他與張懷合力維持現狀。並且約定當天下午，一定趕回；然後找了兩匹好馬，帶着喜兒直馳嘉興。

羅龍文的信果然有力量，一投進總督轅門，胡宗憲立刻接見。

阿狗在胡宗憲亦是另眼相看的。前幾次相見，因為要瞞人耳目，所以彼此裝得毫無淵源似地；此刻却無所顧忌，阿狗覺得可以暢所欲言了，「大人，」他說，「徐海怎麼樣投過去臥底，怎麼樣從中苦心策應，這些情形，大人完全知道。如今這樣子待他，恐怕以後沒有人敢替大人出力了！」

話說得很率直，並不怕冒犯總督。胡宗憲內疚於心，亦不以他的話為忤，緊皺着眉，擺出一臉的苦惱，連連答說：「你不要着急，你不要着急！我一定想法子。」

見此光景，阿狗放了一半心；進一步追問：「羅師爺猜想，是趙大人不講道理。請問大人，可有這話？」

「我也不瞞你，不過我說的話，你千萬不能傳出去。羅師爺的猜想不錯，是趙大人在作梗。」
「爲甚麼呢？」

「他也有他的理由，說朝廷花了這麼多糧餉，徵調這麼多隊伍，結果不能拿海盜頭目一網打盡；對皇上不好交代。」

「大人！」阿狗立即接口，「你怎麼不跟趙大人說明，徐海不是海盜？」

「這話，」胡宗憲很吃力地說，「現在講不清楚了。」

阿狗大駭！汗流浹背，滿眼金星，連聲音都結巴了。「怎麼講不清楚？」他說，「如果徐海

是海盜；那麼指使他去做海盜的人，該怎麼說？」

這可真是冒犯了；無異指着胡宗憲的鼻子質問。然而胡宗憲却只能報以苦笑。

「壞的是，徐海過去做過海盜；有案底在那裏的，所以分辨不清楚了。」

聽這一說，阿狗越發着急，幾乎哭出聲來，「大人、大人！」他說，「你怎麼不跟趙大人解釋，過去是過去；現在是現在。就因為他沒有出家做和尚以前，幹過這一行；投過去，人家才會相信。不然，人家爲啥撥幾千人給他？爲啥聽他的話？爲啥敢來投誠？殺投降的人是傷天害理的呢！」

這下胡宗憲亦變色了。倒不是因爲阿狗的話說得太直；而是想起「殺降不祥」這句話。於是，頓一頓足說：「我一定去爭！你先回去，跟羅師爺說，退兵這一點，已經下令了；徐海我一定想法救他。」

「是，多謝大人！不過，洪東岡呢？」

「那可沒有辦法了。」

「大人！」阿狗有些性急的模樣，「洪東岡亦非釋放不可！不然羅師爺的性命不保；洪東岡的手下一定饒不過他。」

這使得阿狗遭遇到了極大的難題。在情勢上，堅持要求釋放徐海，名正言順，所以不管態度如何強硬無禮，胡宗憲不能不容忍；而洪東岡的情形與徐海大不相同，不可相提並論，也就無法強責胡宗憲必須釋放洪東岡。

可是，洪東岡如果不能與徐海一起脫險，不僅道義上對張懷無法交代；而且事實上亦不能取得張懷的支持，合力維持局面。這一點不能不明白告訴胡宗憲，極力爭一爭。

經過剴切的說明，胡宗憲勉強答應，將洪東岡與徐海併作一案辦理。而阿狗則又表示，要聽到確實信息，再回桐鄉；胡宗憲無奈，只好立刻去見趙文華。

看完羅龍文的信，趙文華的臉色很不好看；胡宗憲不免憂疑，不知他何以有此表情？

「汝貞！」他說，「這羅小華，究竟幫誰？」

「華公何出此言？」胡宗憲答說，「羅小華忠心耿耿，決無可疑。」

「我看，他是受了脅迫，才寫這封信的。」趙文華搖搖頭，將信遞回給胡宗憲；得明顯地，是無可商量的表示。

胡宗憲深悔處置失當，應該作爲自己的意思，有所建議；不該將羅龍文的信拿給他看，變成受人要挾，不得不聽，在氣量狹窄的趙文華，心裏當然很不舒服。

事已如此，只得將錯就錯，索性威脅他一番。主意打定，便即擺出憂形於色的神態說道：「華公，即令羅小華是在受脅迫之下，寫的這封信，可是他說的話，是實在情形，不能謂之爲危言聳聽。」

「何以見得？」

「事情很明顯地擺在那裏。狗急跳牆，人急懸樑，逼得他們急了，甚麼事都做得出來的。」

胡宗憲說，「倘或華公一定堅持原來的主意，拿徐海與洪東岡視作叛逆，一起治罪，我自然只有聽命的分兒；不過有一點我不能不先陳明，也就是說，請華公先答應我的一個要求。」

「呃！」趙文華問，「甚麼要求？」

「請華公從速移駕杭州。」

「這，這是爲甚麼？」

「我接到報告，說爲徐海不平的人很多；其中有些人跟徐海有生死共的義氣，恐怕會作出不利於華公的舉動來。果真如此，我的責任擔不起；杭州，我完全能夠控制，可以負責保護華公。」

一聽這話，趙文華臉色都急白了，「他們敢！」他色厲內荏地說：「我倒不信。」

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！」

胡宗憲說到這裏，做出萬般無奈的樣子，頓一頓足，廢然長嘆。這樣的表情，越發惹起趙文華的驚疑。

看他的臉色，猜到他的心裡；胡宗憲自喜得計，這一下對症發藥，一定可以將他嚇得讓步。那知一念未畢，趙文華吼了起來，「你別嚇我！汝貞，我告訴你，」他轉爲很嚴厲的態度，「我絕不放那兩個賊酋；我也不到杭州。看他們其奈我何？」

胡宗憲與趙文華相識以來，還是第一次碰他這麼大一個釘子，心裏當然很不高興；却又不敢發作，因而臉色越發難看，一陣青、一陣紅，好久都不能復常。

在這難堪的沉默中，趙文華當然要反省；自覺是太過分了些，便放緩臉色加以撫慰。

「汝貞，」他說，「不是我堅持己見，實在是於你我的前程，大有關係。昨天還接到東樓的信，說已有人做好洋洋灑灑的大文章，等着向皇上奏賀削平大難。你想，是這樣子的期待，不弄得漂漂亮亮的，行嗎？」

「華公的意思我知道，無奈事情不容易。在桐鄉的賊贓，如果一火而焚，只怕華公在各方面更不好交代。」

「這，我也想到了。」趙文華答說，「目前對賊曾是採取軟禁的辦法，就是要讓他們投鼠忌器；燒了賊贓，諸酋罪無可遁，必死無疑。我想，你不妨再騙他們一騙，叫他們寫信回去，決不可輕舉妄動！」

「這當然可以辦到，而且一定有效。可是，能騙得幾時呢？」

「騙得一時是一時。」趙文華說，「蛇無頭而不行，小嘍囉雖衆，容易收拾。我也不信他們之間會講甚麼義氣，敢來行刺！」

他越說，頭仰得越高；到後來竟是無視於胡宗憲，一個人仰天在自說自話了。見此光景，胡宗憲知道多說無益；且先照他的話，將軟禁在平湖的諸酋先安撫下來再說。

然而對阿狗如何交代呢？胡宗憲坐在轎子裏，不斷在自問；直到快至府第，靈感突生，想到了一着險棋；定神細想了一會，覺得這步險棋，大可一走，但要非常小心。

回府立刻派人將阿狗找了來，在書房接見；「怎麼辦？」他一看看到阿狗就頓足，「我甚麼話都說到了，那知趙大人竟像吞了秤砣似地，鐵了心了！」

接着，胡宗憲將趙文華交涉的經過，細細說了給阿狗聽；一再申述，趙文華不相信會有人敢向他行刺。不受恫嚇，事情就難辦了。

阿狗聽罷，氣憤憂急；不由得便問：「那末，徐海就這麼不明不白做了冤鬼？」

「話不是這麼說！我的本心你是知道的，只要有法子救他，我一定照辦。我知道你也很有計謀，不妨仔細想一想。」說到這裏，胡宗憲起身說道：「你就在這裏坐一會，我批完幾件要緊公事，馬上回來。」

這番舉動，過於突兀；使得阿狗簡直無法揣測他的用意；所可斷定的是，胡宗憲的舉動，必有深意在內，該靜下來好好想一想。

就在他困惑迷茫之際，已走到書房門口的胡宗憲却又站住了腳，轉身問道：「聽說你讀過書？」

「胡朝奉教我的。」阿狗答說，「識得幾個字，不敢說讀過書。」

「聽你這兩句謙虛的話，倒真是讀過書的。」胡宗憲指着茶几說，「你不妨看看書、解解悶。」

舉動言詞越發詭異了。阿狗怔怔地目送他的背影消失，發了一會歎，驀然意會；三腳兩步走到茶几前面，抓起那本書細看。

書是攤開着的；翻過來看封面，簽條上題著：「勅撰太平廣記」六個字。阿狗恍惚記得聽胡元規談過，宋朝有四部大書，每部都有幾百上千卷，如果真是宋版而又完整無缺，是很值錢的東西。倘有人拿這些書來當，便是大客戶上門，應該請到櫃房裡來議價。

然而「太平廣記」是部甚麼書？阿狗却完全不知。翻到第一頁看，只見印着分類總題，名爲「豪俠」；再看攤開着的那一頁，第一行是「卷一九五」；第二行是「紅線：楊巨源撰」。

他看過戲文「紅線傳」，只記得紅線是位飛簷走壁、來去無聲的俠女；却不甚記得其中的情節。因而掩卷沉思，希望喚起回憶；誰知就在將書閣攏的當兒，掉下來一張紙條，上寫六字：「八月初九閱畢」；墨藩猶新，認得是胡宗憲的筆跡；再算一算日子，不由得大爲驚奇——這天正是八月初九。

於是一連串的疑問和想像，在他心中浮起；恍惚意會到，胡宗憲暗示他看的，正是這篇「紅線」——這篇小說中說：唐朝潞州節度使薛嵩，有個兒女親家，是魏博節度使田承嗣，由於患了肺熱症，想移鎮河東；因而不顧姻親的情分，召募勇士，打算吞併高爽的潞州，「納其涼冷，可以延數年之分。」

薛嵩的勢力不敵田承嗣，得此信息，日夜憂悶，計無所出。他家有個青衣侍兒紅線，善彈月琴，又通經史；薛嵩重用她執掌機密文書，號爲「內記室」。此時見薛嵩好些日子寢食不安，叩問心事；薛嵩長嘆一聲，將田承嗣的陰謀，細細告訴了她。

紅線以爲不足爲憂。要求薛嵩准她到田承嗣駐節之地的魏城一行。往返七百里，不須十天半

個月；初更起程，五更覆命，只須大半夜的功夫。

薛嵩知道她是異人，姑且聽她所爲；果然五更將盡，「忽聞曉角冷風，一葉墜落」，紅線從魏城回來了。

據紅線說，她在午夜過後不久，便到了魏城；直入田承嗣的臥室，取了他枕頭邊的一個金盒歸來。換句話說，胸前佩着「龍文匕首」的紅線，是留下了田承嗣的一條性命。

打開金盒內看，內中貯着田承嗣的「八字」。這是再也確鑿不過的證據；薛嵩喜不可言，當卽親筆寫一封信說：「昨夜有客從魏中來，云自元帥床頭獲一金盒；不敢留駐，謹却封納。」將金盒封在信中，遣派專使，馬不停蹄地送交田承嗣。

到達魏城，已經半夜；而田承嗣正爲無端失去了金盒，大事搜索，弄得一軍憂疑，惶惶不安。薛嵩的使者，用馬鞭叩擊府門，要求立刻晉見。見到田承嗣，送上信和金盒；田承嗣驚得幾乎厥倒。第二天備辦重禮，專函道謝；向他的兒女親家道歉並保證，決不會侵犯潞州。

看到這裏，阿狗恍然大悟，胡宗憲是要找一個「紅線」！可是疑問亦與之俱生，他要做「薛嵩」，何不明言？爲甚麼藏頭露尾，幹此曖昧行徑？

想到這裏，他的心反而靜下來了。因爲他發覺胡宗憲是拿一種真正認爲「後生可畏」，而不願用對「廝養卒」的態度來看待他的心情相待。既然如此，就無須哀詞相懇；更無須痛哭陳情，只要平心靜氣地交涉好了。

話雖如此，心頭思緒如麻；不相干的細務瑣事，次第奔赴心頭。好久、好久以後，他才想通

了一切，下定了決心。

於是，他踏着安詳的步伐走出書房。靜悄悄的走廊和院子，不知何時，一下子湧出來好些人，悄無聲息地各據要路，是如臨大敵，毫不放鬆的景象。

阿狗微感意外，毫不驚慌；反覺得有這一戒備森嚴的情況，可以證明胡宗憲已有周密的部署，因而也就對自己將要展開的作爲，更有信心了。

「管家在那裏？」他站住腳，朗聲相問。

「李大爺！」有個中年漢子應聲而前，「有甚麼吩咐？」

「不敢當！」阿狗答說，「有兩件事麻煩管家。第一、我有個伴當，名叫喜兒。託管家到轅門外，照牌下問一問，如果在那裏，就煩管家帶他來。」

「是！第二件呢？」

「第二件是，我即刻要見總督。」

「這——」那管家面有難色，「我家老人不肯接見，我不敢說。」

「那不要緊；要緊的是，有句話必得跟總督說清楚。只要這句話說清楚，總督一定接見。」

「噢！有這樣的事？」

「一定會有這樣的事發生。總督知道，只要你肯通報，總督怎麼忙，也得抽出功夫出來敘一敘。」

聽他說得這樣有把握，那管家便如言照辦。不久，喜兒由衛士領了進來；阿狗關照他即刻回

桐鄉通知張懷，說事情辦得很順利，所以必須留在嘉興；桐鄉方面，請他會同張義勝等人盡力維持。

接着，胡宗憲回到書房；阿狗要求從人迴避，胡宗憲也答應了。真清楚了周圍確無第三者，他才把那本「太平廣記」拿到手裏，微笑着注視胡宗憲，却不開口。

胡宗憲亦報以會心的微笑，「這是部很有趣的書。」他說，「是不是？」

「還是部宋版，拿到典當裏，至少可以當三百銀子。這樣珍貴的書，別人都是用錦套子裝起來，當擺飾看的；不像大人這樣，隨便拿來看着消閒。」

「書原是要人看的。」胡宗憲問道，「你想來看？看的那一篇？」

「就是大人剛看完的那篇。」

「喔，」胡宗憲逼視着他，「有何心得？」

「鑑古知今，倒有許多感想，也有許多疑問。」

「很好！你說來我聽聽。」

「誰是田承嗣？」

胡宗憲笑了，「總不是我吧？」他說。

「我希望大人是薛嵩。」

胡宗憲倏然動容，知道阿狗已充分領悟了他的暗示；脫口答道：「只要找得到紅線，我何樂而不爲薛嵩？」